

梁 放散文選 (1974-85)

【導 讀】

梁放，本名梁光明（1953-），祖籍廣東新會，出生於砂拉越州砂拉卓鎮。吉隆坡工藝大學畢業，後來再取得英國土木工程學士、蘇格蘭土壤力學碩士。曾任砂拉越水利灌溉局土木工程師，現已退休，雲遊天下。梁放曾經榮獲象徵著砂華文學至高榮譽的「砂拉越民族文學獎」。

梁放認為創作純粹是為了表達對事物的看法，如果在下筆之前這些事都解決了，寫作就變得多餘。梁放學佛之後，佛法圓滿解開了許多問題，創作相對減少了。他覺得現實裡有許多東西都是超越文字或任何藝術形式的，走一趟原野森林，浸淫其中所得的樂趣，比什麼藝術都豐富，藝術的震撼力遠不及現實生活的百分之一。別人或苦於演繹故事的技巧，他卻苦於無法將生活的豐富性寫下來。（〈生活的一切比什麼藝術都豐富〉1998）

除了個人對事物的感觸較敏銳之外，梁放之所以會覺得生活的豐富性是超乎文筆所能表現，主要原因來自婆羅洲的多元種族文化和無比豐沛的地理內涵。座落在婆羅洲西北方的「犀鳥之鄉」——砂拉越（Sarawak，舊譯作砂羅越、砂勝越）是馬來西亞最大的州，人口兩百萬，共有三十幾個原住民族群，人口數六十萬的伊班族（Iban）是當中規模最大的一支，他們建造的長屋和獵人頭的習俗，

往往被視為婆羅洲原始落部文化的象徵。古老的熱帶雨林至今仍覆蓋著砂拉越州很大的面積，豐富的物種和原始文化，造就了珍貴的叢林經驗，亦成為砂華作家非常重要的創作資源。

長年居住在犀鳥之鄉的梁放，在他的散文集《暖灰》（古晉：砂華作協，1986）裡可以讀到早年馬華文壇十分罕見的原住民文化。梁放在有限的散文篇幅裡，從在地華人的生活視角，真誠地記述了具有非凡文化吸引力的婆羅洲雨林，卻沒有為了強化自身的在地色彩，而置入爭奇鬥艷的原住民文化元素。相對於溫瑞安氣勢恢宏，表現手法較炫目、抽象的「中華文化」散文，梁放較簡樸平實的「砂華文化」散文，是另一座完全不同的馬華文學地景。本卷從《暖灰》選取五篇題材相近的文化散文，作為對照。

寫於一九七四年的〈長屋〉是一篇感性的文化散文。作為婆羅洲文化象徵的長屋，在梁放看來，其形而下的建築結構即等同於伊班人形而上的民族文化結構。梁放將自己了解的伊班民俗文化內容，融入長屋的空間敘述裡面，成為一體；他並沒有去特寫任何傳奇性的人物或事件，只是把日常生活和節慶時的點滴見聞娓娓道來，如此一步一步的，把「長屋這個高度可意象性的空間過渡到文化層次，轉而去寫長屋文化，經由真正的『生活經驗』去呈現其『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鍾怡雯〈論砂華自然寫作的在地視野與美學建構〉2005）。

同期的〈帆船·蚊帳〉寫一場布吉斯人的婚禮，梁放透過屋子裡掛上的七頂白色的新蚊帳，對照昔年移民過來的怒海帆船，雖然沒有進一步敘述婆羅洲與周遭的群島之間，長期以來的民族遷徙或文化滲透，不過「由七頂蚊帳到撐滿細柔海風與亮麗陽光的帆」，作者感受到一種幸福的延續和流傳。

何乃健對〈消失了的地文〉(1983)有深入的評析，他認為此文雖然格局不大，卻煥發著砂拉越獨特的地域色彩，梁放描寫這個伊班村落時，擯棄了華而不實的形容詞並迴避了實景刻板的羅列，直接以純淨澄澈的散文語言來勾勒它的輪廓。梁放更善於運用對話來烘托人物的精神面貌，伊班人的民風與生活態度，通過散文中簡單的對話流露無遺。梁放在〈獵鹿者〉(1983)則運用較積極的修辭，以具體的形象狀擬抽象的事態，在立意遣詞中使文字閃現逼真的立體感。(〈盾上隱約的星輝〉1998)

〈深深「批靈」夜〉(1985)則是梁放親睹的巫術經驗，一反上述諸篇的筆法，改用小說式的快節奏描述，帶著幾分神秘感的敘述語言，鉅細靡遺地重現了「批靈」時眾人的動作、神情和氛圍。真實的靈異見聞，比四平八穩的民俗記述更有可讀性，和文化價值。它也是民俗文化的一環。

除了《暖灰》，梁放主要的散文集還有《舊雨》(古晉：砂華作協，1990)、《讀書天》(古晉：砂華作協，1993)，另有散文精選集《遠山夢回》(北京：文化藝術，2002)，和小說集《煙雨砂隆》、《瑪拉阿姐》。

長屋

和犀鳥一樣，長屋已成爲砂拉越的標誌。只有到過長屋，你才算真正到過砂拉越。也只有到過長屋，你才真正領略了原始生活的風味。

長屋是一排房子連合起來的，不過長度不等，有幾百家戶口的，也有寥寥幾戶人家的。短也好，長也好，同一屋簷下生活的伊班同胞個個都和平共處，互相幫助，宛若一個家庭一般。儘管物質文明已或多或少把原始的長屋改革了，但伊班人那彼此關懷，鐘擺似的卻滿有意義的生活有如熱帶的樹木，終年常翠，終年常青。

當你來到一座長屋時，你必須在屋子的前端沿樹幹砍成的梯級拾級攀上去。屆時，你可見到高約十多尺的屋腳下有家禽畜牲在尋找食物。登上了長屋，映入眼簾的是又寬又大直通另一端的「廳」。地上鋪著草蓆，坐著抽著草菸啃著檳榔的男女中年人圍在一塊兒談天說地。赤裸裸的小孩們玩得起勁至極，一見陌生人，個個躲到大人身後，睜著天真無邪的眼睛，怯生生地盯住你不放。靜聽他們談話內容都不外是工作時的趣事。長屋，田地就是他們生活的全部。小輩的從城裡帶回來的新知識新思想在老輩人而言只或許在古井水似的生活漾起了微微漣漪，過了一陣子，一切又歸於原有的平靜。

「廳」的右邊是一間間的房子，每一間房子住著一戶人家。王老五們通常在「廳」內就寢，房子只供有家室及少女們住用。緊靠著左邊的牆外是長度與長屋相等的曬棚。樓閣上堆了米糧及耕田用

具。在這兒，你通常可以見到一串串的人頭掛在牆上。原來他們的祖先的確獵過人頭的，人頭擁有數目決定一個人的財富與勇敢。少女們也以人頭的多少為擇偶的條件哩。長屋與長屋之間會有許許多多的糾紛，互相殘殺中以收集敵人的頭顱為能事。不過話又說回來，一個若得到他們愛戴與崇拜的人的頭也不能倖免，因為他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永遠保住心目中的偶像。每逢祭鬼的日子一到，這些歷史的陳品一個個的排列出來，伊班同胞們給它們餵糯米飯，灑米酒，間中還淚涕俱全地大聲哭號；無不讓旁觀者毛骨悚然。

六月一日是達雅節，是長屋一年內最熱鬧的一天。男女老少大多數都穿著傳統的服裝以便慶祝這個節日。男的頭戴著插有羽毛的帽子，上身一套無袖的短襖上邊鑲著顏色珠子，很是美觀。下身用長布裹住。女的一頂銀製「鳳冠」，手上、腳上都戴滿了裝飾品。身上著件鑲滿古代銀幣、類似沙龍的裙子。手中提了幾個圓圓的銅鈴，走動時玲玲琅琅的，煞是好聽。

在這一天參觀長屋，你將受到最誠懇殷勤的招待。你將被請到長屋中央席地而坐，然後每一戶人家都端出食物來放在你的面前。雖然糕類都少不了竹筒糯米及「乍拉」糕，肉類也一律是豬、牛、雞、鴨，不過那種人性中最單純的友善及熱忱將使你畢生難忘。

除了吃外，酋長必定會倒提一隻黑公雞在你頭上繞著，口中念念有詞地為你祝福。一股難以抵抗的力量使你油然對他肅然起敬，默默接受他為你祝福的一切。接著，他倒了一杯米酒，自己先喝一口，表示他的善意後，你必要乾了那一杯才算不失他的面子。酒是乳白色的，甜甜涼涼的，喝了全身舒爽。

夜裡，你似乎無法入眠，伊班同胞們打鼓，唱歌跳舞，歡樂的笑聲洋溢了每一個角落。幾個代表更來來回回地在「廳」內踱著，

手中一根長棍敲著地板，單調地為歌聲打節拍。背上是一「浪各」(註)的稻禾。他們唱到通宵，祈禱所有弟兄們在另一個收割期裡有個更豐富的收成。

離開那吵鬧的一群，在角落裡你可從一些父老口中聽到古老的故事以及他們一些風俗習慣，當然更有他們光榮的歷史。

很久很久以前，他們已開始與外人交易了。方法是物與物對換，根本沒有錢制的存在。由於當時的他們見了生人就殺，只好派一個代表出來與商人們決定一個固定的地點換貨，訊號是一面鑼或是什麼的。當你有東西要「賣」時，只須敲響那面鑼，把東西放下，自己走開，過了一些時候你才回去拿換回的東西。東西都沒好選擇的，不過多為手工精緻的草蓆、籃子等。他們喜歡的是甕、玻璃珠子、銀幣等東西。在今日，你依然可以見到一些古董陳列在他們的房裡。

伊班人是懂得蠱術的，不過除了少數外，很多「降頭」已經失傳。話說從前有個人外出，中途在一間長屋歇歇。由於身上有飾品，該屋有人因此起邪念，竟在招待客人的食物中下咒語。吃了那盤飯菜的人也化成一灘血水。到今天，只要你到長屋去，伊班人必會把將供你吃的食物先吃一口才給你，因為一般外人對那些血淋淋的實事還存有戒心。

到目前為止，還有一些伊班人遵守傳統的方法埋葬死人的。他們在墳上矗立高聳且刻滿花紋的巨柱。其下搭了小屋子，裡邊放了死者生前用過的東西。另一些人的葬禮更為簡單，他們只用草蓆捲起死屍，用繩子綁了八個大結，只准四個人把屍體抬到墳山，然後安放在一個臨時搭起的棚子上，解開四個結後就必須頭也不回的回去。萬一死屍在中途掉下，那麼只得隨他去而不加理會。若是小孩子，只把屍體放在一個特製的籃裡，上面撒了一些炭灰，把它直掛

在樹上。

伊班人有他們自己的信仰。除了受教育的有其他宗教外，老一輩的人還一直是拜物的。一個夢，或好或壞，都具重大的意義。例如在耕田時，他們夢見了田裡收成不好，隔天一定找上你家門，名義上把田地割到你名下，以後收成時象徵式地把幾干冬*的稻米分了給你，以表謝意。

收割完後的一段日子裡，伊班同胞都賦閒在家裡。婦女們通常採集樹皮的纖維，用簡陋的織布機，編織美麗的布來。他們沒有長遠的計劃。豐收時或許有一年糧食的供應，否則在家裡無隔宿糧時他們會以極低的價錢賣掉家禽以換取其他方面的開銷。

不知何時起，父老的話已變成耳語，接著什麼也聽不到了。倏然驚醒時，只見講故事的老人口裡還銜著草菸，靠著巨柱呼呼入睡。長屋因此起彼落地響著鼻鼾聲，原來狂歡了一夜的人們已個個疲倦地在大廳內睡去。連那幾個不知唱了多少，走了多少路程的代表也不知去向。只有酒量可觀的一二位仁兄仍在從窗戶透漏的晨曦中酣縱。一回頭，太陽出來了，伸著長腰，懶意洋洋的長屋，竟也在陽光的沐浴中顯得生氣盎然。

節日過了，長屋又回到了原來的樣子——那麼的恬淡，那麼的謐靜，那麼的與世無爭。

走出了長屋，你彷彿得到一些什麼。只有慢慢地想，你發現你在文明的社會裡顯得太忙了：忙著要拼命地賺飯吃，忙得忘了自身的存在，忙得忘了你周圍之外，還有另一個更清新、更美好、更叫你舒適的天地。只要到了長屋，從伊班同胞們樸實無華的生活中，你會認識了他們。

註：「浪各」是一種伊班人常用的籃子。

[*編者註]：干冬 (kantung)，馬來文「袋」的意思，八〇年代以前慣用來量米、水果、或金屬的容量單位，沒有絕對的標準容量。

帆船·蚊帳

到砂隆河口之初，往往看見三兩隻小小巧巧的帆船。在翠巒綠波間，它們像一隻隻白蝴蝶，輕盈，自在。

「是布吉斯人（Bugis）的。」

一晃三年多，河面上的帆船再也不是新奇事物。對於布吉斯人，僅知道他們篤信回教，生活習慣與馬來人大同小異；不聚居，各守著自己的椰園生活；一般上都是大園主，十分富裕。在砂隆河口，總共只有那幾十個布吉斯人，但他們有自己的領袖，專門調停糾紛。只是糾紛奇少，十幾家人互相通婚，早已一家親。

原來布吉斯人是來自印尼沙拉維詩島的移民，六七十年前在柔佛落腳，後來一部分才來到砂拉越，是本州的少數民族之一，而且尚保留著自己的一些風俗與傳統。

知道今年四月有人要結婚，我急得到處穿針引線。婚禮前一天，總算收到一張請柬。主人與我從不相識，只在卡片上簽個名字，而我也毫不難為情地填上卡片前的一行空白。

四月七日大清晨，我與地方行政官及村長約好一同前往觀禮。本來要步行一小時的，不料主人聞說我們要來，早已備了船隻等候。一陣溫暖倏地流竄我心房。

抵達辦喜事的屋子時，早到的人們已在大客廳內靠牆而坐，地板上鋪著暗紅色的毛毯，氣勢真不同凡響。屋裡的牆上有古蘭經文

與濃郁宗教色彩的裝飾。一屋子幾百人，竟也不吵雜，大家低聲款款而談，氣氛莊嚴。主人爲大家準備的香菸，用一個個高腳的小銅盤子盛著，玲瓏剔透。

一個由十幾二十個少年男女組成的歌詠隊在客人來齊之後即開始打鼓歌唱，一份喜氣才揚開，渲染每一個人，飄飛在四周的椰林原野。

少頃，歌詠隊出去了，等他們又唱著回來時，已帶了新郎與其家屬。布吉斯人由於環境好，大都已朝過聖。環視四周，他們都把麥加才穿著的衣服都穿上，以顯隆重。男的乍看像阿拉伯人。婦女們除了鮮艷的衣服，頭飾也十分吸引人。金的、銀的，閃耀喜悅。

新郎是一個黃金少年，傳統的一套衣服，腰間一把 Kris^{*}，胸前，帽子上，都別了形似雪花的金屬飾物。那油綠抽金線的衣料似乎掩不住他那異常的緊張情緒。他前面走著一個男人，提著裝滿全是他的衣物的大皮箱。

新婚一周，他會暫留在女家，之後回家做客幾天，繼之才或入贅女家，或自立門戶，或攜帶妻子回家。伴郎腰間的沙龍與新郎的衣料一色，他不斷地用一把粉紅色的布製錦扇，搧著新郎。

新郎一上了屋子，一名中年婦女向他撒了一把又一把的黃薑染黃的米，另一名男人幫他脫去了皮鞋，腳尖給盛在銀壺內的水淋了淋，無非是潔淨的意思。

這時刻，屋子一陣騷動，大門給關上。我尚留在外面，正不明所以，已見新郎與門外的人合夥使勁地要把門推開。門當然沒有上門，一推一頂，門外的勝了，門內的人笑嚷著讓新郎入門來。

新郎給引到一個布置得像花轎的帳下坐著。四名德高望重的父老是主婚人，圍著新郎而坐。一名教士在新郎誦幾頁經文後，新郎

才在證書上簽名。四名父老緊圍著新郎，由教士咬耳低語，外人聽不見，但是新郎眨眼，有種「這誰不懂」的神情，很快地雙腮竟也紅了起來。教士與新郎拇指對著拇指地緊握著手，又誦一段經文，才帶著新郎到室內去。在裡面，新娘靜候著，也在證書上簽了名，出來前，教士把新郎的手提起，用拇指向新娘的額頭按了按，完成了簽名儀式。

一對新人出來了，在那頂錦帳下坐著。新娘嘴巴緊閉，雙目低垂。她一身金碧輝煌，頭上、耳上、頸上、手上、衣服上全是沉甸甸的金首飾。

他們就這樣坐著，一動也不動。

聚餐時，他們仍這樣坐著，像兩尊石像。

下午，他們回室內一會，換了另一套同色同款的衣服出來。

仍然坐著。

坐著。

……

晚上，屋子裡掛上了七頂白色的新蚊帳。

一對新人坐至午夜後。突然間，斯文端莊的新娘起身沒命地跑開，新郎給人稍擋了擋後竟向新娘追逐起來，有人事先預備好兩盆水，分別交給他們，一邊追逐，一邊撥水，也撥濕了許多客人。新娘一再擺脫新郎的追趕，引起一屋子的喧鬧。

最後，新娘累了，腳步緩了。正喘氣間，給新郎一把抱住，丟進最靠近的一頂蚊帳內。

大夥兒笑鬧著圍上前去。你一言，我一語，說得帳內帳外，全是笑聲一片。

婚禮終告完成。天，也已濛濛發白。

大家陸續散了。回頭想起，已在那兒吃了三頓飯。

回程時，海面上徐徐滑著一隻小帆船。是那一家人這麼早就出來捕魚蝦？

多少年前，他們爲了生活乘風破浪而來。安定後，多少人曾回印尼，是回了又來。拋不去的是這裡自己建立的另一份美好。

由怒海帆船到七頂蚊帳，由七頂蚊帳到撐滿細柔海風與亮麗陽光的帆，是生命珍貴的延續，是幸福長遠的流傳。

[*編者註]：Kris，為劍身呈蛇形的短劍，是最具文化象徵意涵的兵器之一。

消失了的地文

初到海口區的地文，覺得她與一般馬來甘榜^{*}無異；村民都以耕耘椰園與稻米為業，也有的捕魚；婦女們個個精於編製靈巧美觀的蓆子與背籃。再聽一聽言語，才驚覺這原來是個伊班人的村落。這兒與馬來甘榜迥異的還有她的生活節奏，但若不是曾與他們生活過，這一點不是很表面地可以覺察出來。

地文一共有四十戶人家，浮腳的屋子與屋子間是一道道鹽木的「行人橋」。潮漲的時候，這兒是一汪湖泊，四十戶人家是四十艘船。「行人橋」像把它們盤在一塊，以免它們飄流到海裡去。

村內有一所國民小學。陳舊不堪的校舍，掛著「飯廳」字樣的屋子，木板脫落，裡面空空蕩蕩一無陳設。不甚寬敞的足球場，根草不生，泥地上還有一堆堆「泥龍蝦」的窩，帶球的小朋友左拐右彎，滑稽地企圖把球帶近對方的地盤。村口一間小小簡陋非常的教堂，十幾條半尺高的短凳，橫擺在十字架上之下，教堂旁是醫務局所搭的醫藥站，地板全是大大小小的泥腳印。它一個月僅開一次。配給每一戶人家的糞池也沒給裝上，雨季來臨時，它們一一蓄滿了食水。「那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兒逢大早就缺水，所以才有霍亂。」有個元老向我解釋，昂貴的水桶，對於貧窮人家，的確是在消費能力之外。

我在村內溜躑，後面跟了許許多多幼童。婦女們見了，張聲吼一吼孩子，自個兒卻稍後爽朗地大笑起來。男人們也探出頭來打招

呼，不需你多次重複，未走盡「行人橋」，前面人家已全盤知悉你到底何方神聖。

村的盡頭是一家伊班人經營的小店，零零落落地只擺賣最基本生活必需品。

「夠了，我們要的就是這麼些，這有白糖，有鹽、有鹹魚、有咖啡、也有茶葉。青菜在村後那一片曠野可以任意採擷，米是自己種的，魚可以捕……」

店內的一個角落也擺了一疊習字簿，一筒鉛筆，叫人感到莫名的欣慰。旁邊的兩罐糖果，五彩七色的包裝紙，閃爍誘人的光芒。我買了一大把，分給那一群熱心的小朋友，個個歡天喜地地接收，仰著的那一張張小臉，像一朵朵四月天的九重葛，令人陶醉。

「以前，這兒也是一所長屋，一場大火把它奪掠，大家說長屋不好，一家著火，全屋遭殃，自後也沒有長屋了。餘悸過了，我們也惦念長屋。節日來臨時，有些傳統的儀式不免要削減，跳舞的都在屋前的泥地上，挨戶敬酒的也做不到長屋內的那種浩浩蕩蕩。唱詩的唱了一段停一段，不再一口氣連貫著唱完。聚餐在民眾會堂，這種節日，少了氣氛……」老嬤嬤一邊編製籃子，一邊喋喋不休。

由地文長屋到甘榜地文，這之間遺失了那麼多。年輕一輩的，長屋的一切概念是否模糊？

「只要有一天，我們還能有所像以前的長屋，我再一無所求，只是今天的木材那麼昂貴，以前在附近的大樹也被砍伐了，我們那裡去找？年輕的也不要什麼長屋了，我們以前呵……」

「五月中死了一個老人，六月的『卡歪』（註）大家一樣大事慶祝，說不是長屋，沒有志哀百日的定例，如果是長屋，我們……」

老嬤嬤編製的籃子在短時間內已完成，要盈裝那令人緬懷的過

去，惟恐一經篩動，籃底蕩然無存。

「行人橋」一樣是橋，但長屋內長長的起坐室，長長的曬棚才是遠古以來鞏固的聯繫。

老嫗嫗的願望何時了？

消逝了的地文，何日重建？

註：「卡歪」，Gawai，伊班族節日。

[*編者註]：甘榜（kampung），馬來文「鄉村」的意思。

獵鹿者

我們一行五人，由年長的廚師布讓在船頭，在中型的長船內挨次坐到船尾。船兒穿過一絡絡由樹枝樑上垂至水面上的藤蔓，宛若撥開一層層的綠色垂簾，徐徐地在茶色的河面上行駛。大自然的奧妙也在這一片處女地上層出不窮，無時無地，新的經驗會在你面前展現，有的叫你驚駭，有更多的叫你歡愉，也有的……

這一帶河水，是魯巴河不知名的小支流，逶迤地不知來自何處。兩岸相距不過二十尺，岸上，交織的樹樑，將它拱成一個綠洞，陽光只偶爾濾過密葉，在水面上晃動著圓溜溜的白點，直透厚墩墩的茶晶。沿著岸邊還有其他野卉奇葩，與世無爭地自吐芳馨，清享這一份謐靜。

「你們看，那是什麼？」布讓興奮地呼叫。

一抬眼，離船頭不遠處是一隻碩大的野獸，水淹過四肢地在河中站著，兩耳豎直，眼睛裡射出恐惶與驚慌。

「噓——」布讓用食指頂著下唇。狩獵是他的特長，這動物卻來得毫不費功夫，與牠的眼神相對的是布讓粗獷的濃眉下，慧黠大眼中的自信。

大家交換個會心的眼色，不禁眉飛色舞。出差三個星期，「美令」等幾種野菜與罐頭食物，我們早已食之無味。這般公式化的燃料，只爲了要維持生命之火，我們無奈地要作要定時補充。船上的同夥，交頭接耳地在商議該如何處置這隻肥鹿。

前面除了那頭鹿，岸上原來還有兩名伊班男孩，十二歲左右，裸著上身，赤著腳，各擎一把小型巴冷刀^{*}，守著那頭鹿不放。

駕駛員十分敏捷地把長舟一橫，擋住鹿上岸的去路。牠一時給嚇得走向河中央，蹀個空，沉了又浮，只露出半個頭來。布讓什麼時候已弄妥一個繩套，火急地把鹿頭圈住，猛力一拉，牠又在水中站穩了腳。

「我們的！我們趕牠下水，我們的！」那兩名小武士抗議著，雙手在空中揮動，氣勢不小。

「我們幫你捉住了，公司！」布讓輕描淡寫地說，回頭向我們抿一抿嘴。

「怎樣公司？」

「殺了牠平分。」

「我們不殺牠，要殺我們早已殺了！我們要牠來玩的。牠還會生BB。」

一陣急辯後，他們拗不過布讓，一臉委屈，一唱一和地在叱罵。布讓不理會，我們更笑著一團。

鹿兒是絕不可能給拖上船，牠若翻騰，船兒非沉不可，再說一上了水面，牠也不再容易控制。

布讓是個回教徒，就地念了經，在這當兒，我彷彿聽見鹿兒低沉沉地在哀求。牠那紅絲密布的雙眼，憤怒地死盯我們。布讓把刀一揮，落了空，只傷了牠的皮毛。鹿兒向我移挪幾步，我要了刀，不偏不倚在牠頸項，狠狠砍下。只聽淒厲的嘶鳴，驚嚇的鳥兒撲撲向四面八方飛開。鹿兒掙扎片刻，側著頭，殷紅的血漿像觸及乾葉的烈火，急不容緩地滲進河水，調成濃濃不加奶的可可。事畢，我們紛紛跳下水把牠拽上船去，那兩位男孩睜著眼睛，站得老遠，靜

得出奇。過後，一溜煙不知去了那裡。

在羅曼尼亞，富貴人家作血浴以求青春永駐，殺害不知多少人與獸。我周身沾了淋漓鮮血，不禁有此聯想。洗手時，掠過腦際的卻是馬克佩斯夫人，洗呀洗，永遠洗不脫的血污手。

不久，船兒駛向一座小碼頭，岸上的斜坡上是一座長屋。那兩位男孩已事先招引了許多人來圍觀，在河中沐浴的婦女小孩全部也一湧而上，好不熱鬧。

布讓看人多了，手快地先割下一塊肉，血淋淋的，我捧在手裡，布讓說他自會弄道美味的咖哩。

來得人多，怕不夠均分，布讓爲了怕有所爭執，實行全部分肉任務。在剖肚的過程中，他拖出一件東西叫我血液頓時凝固。牠被一層舐膜封著，隱隱約約地可以看得出是即將臨盆的小生命。

「噫——」船上的同夥不約而同地發出這麼一聲響，心底無不發毛。

「布讓，我看還是算了吧——」我說。即刻把眼光調開，碼頭上那個搖搖欲墜的鹿頭，傷口還滴著血，還有被一層破膜封住，隱隱約約地可以看得出是即將臨盆的小生命。我忙不迭地把手捧著的那塊肉遞給他。

但我老拂不去水面上那雙紅絲眼，也揮不開那仍在天空中回旋的絕望哀號。我們自私地爲了一餐美食，殺了牠，還有牠未來得及出世的孩子。那對母子，牠們從未侵犯過我們什麼。

側著身子，我下意識撥著河水洗手，只是指甲邊怎老留著那一道血漬，那血腥怎老繞在我身邊不去。

[*編者註]：巴冷刀 (parang)，叢林生活中必備的開山刀，鋒長約一尺。

深深「批靈」夜

兩年前的雨季，我路過珊本，遇上一場暴風雨，不得不在附近的長屋裡住了一夜。招待我的女主人說她一向身體不好，要我介紹中藥試試。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我沒正面答覆這項要求。

是今年旱季的六月中旬，近黃昏時分，海面一反常態，波濤洶湧。我們把小舟駕到珊本，在同一間長屋，我做第二次的逗留。

那女主人依然故我，提起自己的病痛，一直未有起色，也叫醫生們束手無策。我看她雙唇打顫，下唇一道藍痕，看不出是什麼，幾乎是給鑲上去似的。最近男主人請巫師來過，說是中邪著魔，只能醫於巫法。無巧不巧，去邪驅魔就在當晚舉行。

天已全黑下來，外邊風雨淒厲。

屋子裡，在昏黃的一盞煤油燈下，幾名婦女正準備著各色祭品。藤席上堆著雞蛋、香蕉、爆米花、糯米飯、荖葉、檳榔、菸草，還有一隻瘦癯癯的雞，只拔剩尾部一絡羽毛，煮熟了放在高腳的大銅盤上，牠兩隻腳整齊地、硬梆梆地往後伸直。

另一個角落裡，一燈如豆，有兩個人用尼巴嫩葉正編製一些精緻的花飾。一名老公公一刀一刀地雕著兩艘小船，船首船尾，也各雕著兩具人像，屋外電光一閃，可看見那四副瞪眼齜牙的面孔。老公公還向我展示獻祭的兩隻草紮鬥雞，身著花布衣，在火花跳躍中，牠們投射在牆上的影子，像不明物體，不斷在狂晃。

男主人提著三只過梁的草編籃子，盛著一些祭品，冒雨出去了，

屋前屋後各掛著一個，另一個卻掛在河邊。他也在附近長屋借了一間小小像玩具屋的「巴賴」(Balai)，掛在室內天花板中央。起坐室也架好一個鞦韆。這兩件東西，一直在附近所有的長屋傳著使用，年歲不可考。「巴賴」內仍留著上一個批靈(Belean)用的祭品，還見三具木像分別在其中不同的角落放好。先前準備好的尼巴製花已用來裝飾鞦韆，也掛滿「巴賴」的屋簷。

「巴賴」下除了祭品外，是一個用黑布包著的陶壇子，壇子圈了花飾，裡面是清水和倒置的一絡檳榔花及一把鐮刀，還有一根長木棍直插入壇口，上首用藍布與「巴賴」綁在一起。壇子旁邊是一疊女病人的衣物、鏡子、梳子等一些日常用品。

「批靈」時，兩名男子閉目，十分投入地敲打銅鑼與獸皮鼓。兩名自老遠一個部落請來的巫師巫婆坐著，用黃布包頭，且插了一頭用爆米花與黃白紙製成的頭飾，肩搭白布又往祭品中取了一些爆米花擦著腳底。一盆加了「卡曼煙」的炭火已燃起，一時一屋子的氤氳白霧，令人作嘔。一名站著的婦女不時撒了一把又一把的爆米花。

少頃，他們晃動著手中的檳榔花，喃喃地站了起來，肩膀突兀一聳一聳地繞著「巴賴」交錯地走著，雙手像撥開一路的雜草似的在擺動，且由喃喃低訴開始大聲哭號起來。良久，巫婆走離「巴賴」，到外邊沒命地盪起鞦韆，手蒙著臉的啣嚙著。巫師在這同時抓一小撮米按在女病人的額頭上，又繞「巴賴」平板地吟誦，與外面巫婆的尖銳嘶喊與夜來風雨聲混淆，效果似醒不了的夢魘連連。

三根蠟燭給點上，一根插在「巴賴」裡面，巫醫倆各秉一根，在吟誦啣嚙中，向黑壇中似有目標地在滴蠟油。明早，女病人將用這一壇水沖涼去邪。

此時，女病人已裸著上身仰躺著，巫師跪在她身旁用檳榔花在她身上掃乩，又給她擦些椰油。巫婆已又回到鞦韆上，一會兒的功夫已在跳動，腳像著彈簧似的繞女病人跳著，頭兒像上了發條的撥浪鼓，失去控制地擺動，一臉淚涕淋漓。她忽地在女病人頭上蹲下，死勁地撬開女病人的頭髮，一俯身，竟沒命地撕咬一陣，而女病人竟一點感覺也沒有。過後，巫婆又飛衝到鞦韆上，一邊盪著，一邊把雙手攤開，向誰展示手中的香菸與檳榔似的，口中不斷地在痛苦哀求。倏地，她猛把雙腳一伸，頭一仰，兩手向後一翻，整個人就此昏闕了過去。有人立即把她扶起平放，蓋上白布，她在其下直挺挺地像死去了一般。

巫師把一枚雞蛋擊破，放入「巴賴」裡，又喝了一口泡著爆米花的水。此時，巫婆在外頭已甦醒過來，一路擤著鼻子噓噓呼呼地走了回來，坐在「巴賴」下。巫師出去了，也如巫婆似地昏睡一陣。再回來時，兩人持著檳榔花一把一把地在女病人身上又抓又按，每抓一把，迫不及待地往女病人身邊的小船上放。這艘船準是盛滿魔靈與邪氣，明兒要棄之大海。

就在抓按時，巫師遂使勁地在其女病人胸口抽拔，一顆拇指大小的黑色物體竟令人難以置信地給抽了出來。據說這就是病的根源，那東西像枚種子，沒人知道是何物，大家傳著看了看，又給置放在小船中。

巫師起身向「巴賴」灑了香水，舞刀向牠繞了一圈後，把另一艘小船兒向「巴賴」拱了拱。他又弓著身體，在祭品前一一做了供食的動作，才又回到女病人的身上與巫婆一起按抓一番。

他們重複著同樣的動作。什麼時候，女病人已給叫起身，巫醫們卸下頭飾，「批靈」已告了一個段落。女病人的病情是否好轉，我

無從知道。但巫醫們的神情，竟一如「批靈」時般的非人性，無不令人顫慄。

在大夥兒正喝咖啡的時候，我把一直閉著的窗戶打開，讓風兒吹了進來。

綿綿細雨仍飄灑，屋外一片煙。

是凌晨兩點多了。

黎明，仍遠。